

米国钵息德城考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惟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①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的一首诗，题赠给当时著名的歌唱家米嘉荣。

米姓是隋唐时代昭武诸姓之一。西域米国胡人来华，以国为姓。米姓的音乐家、画家、医学家、宗教人士、商人、军人在华活动，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宋代大画家米芾就是米氏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北魏时代董琬等人出使西域，对中亚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当时中亚诸国之中有一个国家叫迷密。

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451）遣使献一峰黑囊驼。其国东有山，名郁悉满，山出金玉，亦多铁。悉万斤国，都悉万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国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狮子。每遣使朝贡。^②

一般认为今天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市北面的阿弗拉西亚

^① 《全唐诗》卷 365，第十一册，4117 页，北京，1960。

^② 《魏书》卷 102，第六册，2269 页，北京，1974。

布古城遗址就是悉万斤的遗迹。迷密国在悉万斤东一百二十里，与隋唐时代关于米国与康国（元魏所谓悉万斤者）的方位距离的记载吻合。我们可以确定北魏时代的迷密国就是隋唐时代的米国，方位、对音均合。

隋代已把这个小国称为米国：

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业（605—616）中频贡方物。^①

唐朝与米国关系更密切，了解也较多些：

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650—655）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658）以其地为南谥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

开元（713—741）时，献壁舞筵，师子，胡旋女。十八年（730），大首领末野门来朝。

天宝（742—756）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夫人。^②

玄奘赴印度取经，途经中亚，对米国有所了解，但不一定亲自到过。《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中有一点关于米国的简略记载。杜环也到过中亚，他记载说：“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一名萨末建。”^③《册府元龟》中有些米国朝贡的记载。

米国的具体方位，前辈学者做过考证。主要有两说。

一说为朱马巴札尔。白鸟库吉说：“上述米国，阿刺伯则称之为 Mā marg 或 Māimarg，阿贝尔（Abel Rémusat）以为 Mi（或 Mai）为 Māimarg 之中国简称，汤马斯彻克则断定该国即今之 Ğumâ-a-Bazar。^{（注六一）}”^④

① 《隋书》卷 83，第六册，1854 页，北京，1973。

② 《新唐书》卷 221，第二十册，6247 页，北京，1975。

③ 《经行记》，转引自《通典》卷 193，典 1039，北京，1935。

④ 白鸟库吉著，傅家勤译：《康居粟特考》，42 页，北京，1936。白鸟氏在注中说明汤氏之考证见《中亚细亚之研究》[Tomaschek:《Die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第一章 145 页。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时期 30—31“西突厥”、唐时期 41—42“陇右道西部”也采此说。

一说为模安。瓦特斯说：“M. 圣-马丁（M. Saint-Martin）把弥秣贺比定为模安（Mou-ghian）或马江（Maghin）。”但瓦斯特自己表示怀疑：“如果我们接受那种说法，即弥未离撒马尔罕一百里或大约二十英里的话，那么这个镇，我们地图上的马江（Maghin）就离撒马尔罕太远了。古撒马尔罕在今城北偏西北一点儿的地方，而马江在古撒马尔罕东南大约六十英里。”^①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认为“弥秣贺作为城镇，学者多比定之为现今的Guma'aba—zar，然从近年苏联考古发掘报告来看，有关羯霜那/史国及那色波一带的考古资料不多（参看别列尼茨基等编《中亚中古城市》1973年第192页），故弥秣贺之确切位置尚难以考定”^②。虽未考定米国治所之确切位置，然而指出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即充分考虑近年苏联考古发掘的成果。

中文史料关于米国位置的记载不尽一致，大体上在今天的撒马尔罕（康国）、乌腊提尤别（苏对沙那国）、沙赫里夏勃兹（史国）之间。米国的首府也在这个范围内。而在这个区域内，苏联确实有两项极为重要的考古成就。

1933年在撒马尔罕以东约一百四十公里的穆格山城堡废墟中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最宝贵的是九十余件文书。大部是粟特文书。这批文书乃是了解阿拉伯入侵时期粟特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宝贵资料。^③

由于穆格山文书的发现，又引起了苏联学者对喷赤干古城遗址的注意，因为穆格山文书这批档案的主人迪瓦什梯奇就是喷赤干领主。1946年组织了很大的科学考察队，来到喷赤干进行工作。这个伟大的艺术中心——喷赤干就成了亚洲最壮观的考古要地。喷赤干在撒马

^① 瓦特斯：《大唐西域记校释》（英文本）（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1941年影印版第96页，瓦特斯注明M. 圣-马丁之说引自《大唐西域记》法文本译者儒莲（S. Julien）译本Ⅲ，280页。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四册第80页说：“英国比耳（S. Beal）注《西域记》，谓即今马江（Maghian），距撒马尔罕东南五十英里。”

^② 《大唐西域记校注》，90~91页，北京，1985。

^③ 参见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9）。弗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36~37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1。

尔罕以东约七十公里，泽拉夫善河南岸。这儿发掘出城堡、内城、关厢庄园、墓葬，其中内城包括住宅区、娱乐厅、作坊、寺院等。发现了大批壁画、木雕、泥塑、钱币等文物。^①

我认为喷赤干就是米国的首府，具体说就是《新唐书》中记载的“鉢息德城”。下面我们将从地理位置、对音、历史事实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给予论证。同时，确定了鉢息德即喷赤干又可使我们对一些史实有新的更深一层的理解。

首先分析地理位置。

中文史料记载的米国及其首府的位置，并不完全一致。上文已加引证，不再重复。然而将阿拉伯文史料、考古资料与中文史料结合起来分析，米国及其首府鉢息德的位置是可以确定的。

阿拉伯人所记载的这一带的情况大致如下。撒马尔罕地区有十二个乡，六个在泽拉夫善河以北，六个在河以南。河以南的六个乡，从东到西列举是：喷赤干（Panjikath）或品治肯特（Bünjikath），瓦拉格塞尔（Waraghsar），弭秣贺（Māymurgh），桑贾费盖恩（Sanjarfaghān），达格姆（Dargham）和阿卜加（Abghar）。其中弭秣贺（从前瓦拉格塞尔和桑贾费盖恩也合并在它里头）和阿卜加在伊斯兰时代以前各自组成独立的小国。在撒马尔罕周围，泽拉夫善河以南诸乡没有较大的城镇。只有在喷赤干有一个大清真寺。^②

从考古资料看，古代喷赤干的遗址就在后来品治肯特城的郊区。这座古城在一些地段有大火灾的痕迹——这很可能是公元722年阿拉伯人攻陷这座城时烧毁的。大约在公元738—740年城市又重新恢复起来，但是后来在8世纪70年代，可能由于穆坎纳起义，喷赤干再次被阿拉伯人毁坏，从此内城与外城就彻底被毁了。^③

把阿拉伯文史料、考古资料与汉文记载相结合，我们可以推论：撒马尔罕南面曾经有一个与它关系非常密切而又相对独立的小国，作为国名，米、弥末、弭秣贺都是 Māymurgh 的译音。这个小国的范

① 参见《苏联中亚考古》，37~39页。

② 参见 B. B. 巴尔托里德：《降至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英文版）V. V. Bart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第四版，92~93页，1977。

③ 参见加富罗夫著，魏良强译：《塔吉克》第三章《六至七世纪的粟特》，原书页码270~271页。承魏先生以第三章译稿复印本见示，谨此致谢。

围，除了后来阿拉伯时代的弭秣贺乡之外，还包括其西面的桑贾费盖恩乡及其东面的瓦拉格塞尔乡和喷赤干乡。这一带没有较大的城镇，唯一较大的城镇就是喷赤干。在唐代米国的首府就在喷赤干。《新唐书》译作钵息德。^① 喷赤干古城遗址实测内城 19 公顷，周围 1 750 米，《隋书》论米国都城方二里，要大一些，可能指城堡、外城在内的整个城区。

地理形势已明，再来研究对音。

喷赤干（或译作品治肯特），英文一般写作 Panjikand, Penjikath 或 Pyandjikent，俄文写作 Пенджикент 或 Пянджикент，阿拉伯文转写作 Būnjikath。都是原地名的译音。原地名的语源是伊朗语族东支的粟特语。

为了研究这个地名，译出穆格山粟特文书 B11 全文如下：

九月三十日（俄译者注释中误作 13 日）。在喷赤干吃掉了一头母绵羊。十月一日。在喷赤干吃掉了三头母绵羊。十月四日。在喷赤干吃掉了三头母绵羊。十月五日。后来也吃掉了一头母绵羊。十月七日。吃掉了一头母绵羊和一头公绵羊。八日。吃掉了三头母绵羊和一头公绵羊。^②

文中三次出现喷赤干，粟特文的拉丁字母转写是：pnčyknδh。从这份文书讲到的情况来看，pnčyknδh 是一个城镇的名称，而不是领地名称。这个地名派生出一个词 pnčyknδč，意为“喷赤干的”，或“喷赤干人”，见穆格山文书 A13。^③ 作为领地名称 pnč见于领地统治

^① 窣堵利瑟那（东曹）的首府，在阿拉伯文史料中又称 Panjikath (Būnjikath)。《降至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使用相同的转写方式，但在索引中分列两条，说明一在撒马尔罕省，一在苏对沙那。正文中也分别叙述。窣堵利瑟那首府 Panjikath 一般比定为今天的乌拉提尤别，巴托尔德则认为可能在乌拉提尤别西南十六英里的沙赫里斯坦（《突厥斯坦》，166 页）。莱·斯特兰奇《东大食疆域志》(Le Strange,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对两地采用不同转写方式，并在 474 页注 1 中告诫读者切不可混淆。

^② 《穆格山所出粟特文书》第三册，波哥留波夫、斯米尔诺娃释读、翻译和注释《经济文书》(俄文版)（《Соғди Ёскине документи с гори муг》выпуск III. чтение, перевод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н. Воғолобова и а. н. Смирновой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36 页，莫斯科，1963。

^③ 参见《经济文书》，71 页。《穆格山所出粟特文书》第二集，里夫什茨释读、翻译和注释《法律文书和书信》(俄文版)（В. А. Лившиц 《Юрид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письма》），69 页，莫斯科，1962。

者迪瓦什梯奇 (Divāštich) 和奇金啜 (ck'yn-cwr) 的尊号中, 写作: pnčy MR'Y 或 pnčy MRY'。MR'Y 或 MRY' 是阿拉伯表意符号, 里夫什茨认为相当于粟特文 $\gamma\omega\beta\omega$, $\gamma\omega\beta$ 。^① 斯米尔诺娃指出相当于阿拉伯文的 Afshin, 俄文音译为 афшин, 阿弗申, 这是低于 MLK 的领主的名称。MLK, 粟特文作 $\gamma\dot{s}y\delta$ 或 $'\gamma\dot{s}y\delta$ 。阿拉伯文 Ikhshīd。俄文 ихшид, 伊赫希德, 意为“王”。^②

pnčyknδč, pnčyknδh 和 pnčy 的词根都是 pnč。pnč 的意思是“五”, 喷赤干的意思是“五城”或“五座城市”, 它的突厥语同义词是别失八里。中国新疆吐鲁番有一座古城, 粟特语也称为喷赤干, 其统治者也称为 $\gamma\omega t' \omega$ 。^③

“钵息德”的上古音, 高本汉构拟为 pwāt sĭək tək, 中古音构拟为 puāt sĭək tək^④, 变化不大。但与现代汉语读音相比, 变化较大。现代汉语读作 bōxīdé。这三个字在上古、中古都是入声, 到了现代汉语中入声收尾 t 或 k 都失去了。以“钵息德”的古音对粟特语的 pnč yknδh, 就像用现代汉语“喷赤干”来译 Пенджикент 一样, 是相当吻合的。

穆格山文书 B8 是一份卖地契, 纪年为 $\beta\gamma\text{tyk}$ 王喷赤领主奇金啜毗伽, 毕丘特之子, 第 15 年。毕丘特 pnčytt^⑤ 这个人名是否与 pnč 这个地名有关呢?《隋书》记载米国城主字闭拙, 这两个字的上古音为 pet tjiwat, 中古音为 piet tsiuæt^⑥, 是否也与 pnč 有关呢? 在获得更多的证据以前, 尚无法确定。

① 参见《法律文书和书信》, 201, 204 页。

②③ 参见斯米尔诺娃:《喷赤干古城遗址的钱币目录》(俄文版)(O. И. Смирнова:《Каталог монет с городища Пенджикент》), 13, 18 页, 莫斯科, 1963。

④ 参见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 95, 98, 122 页, 香港, 1979。董同和构拟的上古音为 pwāt sĭək tək, 周法高构拟的上古音为 *pat *sĭək *tək, 中古音为 puat siək tək, 参见周法高:《新编上古音韵表》, 10, 12, 138 页, 1980。高本汉著, 赵元任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 702 页构拟“钵”的上古音为 puat, 北京, 1984。

⑤ 这是斯米尔诺娃的释读。里夫什茨在 1959 年的文章中释读为 pncwtt。见《喷赤干古城遗址的钱币目录》, 11 页。另《法律文书和书信》47 页释读为 pycw-tt。

⑥ 参见《新编上古音韵表》, 160, 230 页。

斯米尔诺娃认为“喷赤干及这一地区在中文史书中没有提到”^①。因此没有把喷赤干、穆格山的考古资料与中文史料中关于米国的记载联系起来考察。我们通过地理与对音确定钵息德即喷赤干，就可以将中外史料结合起来研究。

粟特文史料反映了喷赤干与突厥的关系，而中文史料记载过米国与突厥的关系，两者可以互相印证。

穆格山文书 B8 记载了奇金的尊号、名字、父名，斯米尔诺娃释读为：βγtyk (或 kštyk) MLK'pnčy MR'Y čky'n —čwr βyδk'n (或 kyδk'n) ZK pnčytt BRY'。她认为：čwr 是突厥专用名词，意味着一种官级或尊号，已经证明它广泛地见于中世纪早期突厥显贵的名字中。喷赤干领主的名字的组成部分中有这个尊号表明了他的突厥族出身。他的父亲的名字 pnčytt 用双写两个 t 也说明了这一点。βγtyk (或 kštyk) 的意思不明，可能是褒义修饰词，意即“幸运之王”，相当于突厥文的 Kütlüg (可汗)。^②

里夫什茨的释读稍有不同：βγtyk (或 kštyk?) MLK'pnčy MR'Yčk'yn cwr βylk" ZKn pycw — tt (pnčw — tt?) BRY。他认为 βγtyk 可能是地名。cwr =čor 或 čur，根据许多史料已众所周知，比如鄂尔浑碑铭中的 Küł—čur、βylk" =突厥文 bilgä “英明的”。čur 即汉文“啜 (tso)”，bilgä 即汉文“毗伽 (pi-k'ie)”。此外，穆格山文书 B13 是用突厥卢尼文写的。^③ 这些证明喷赤干与突厥关系密切。

čur 就是汉文“啜”。突厥文阙特勤碑东 32 行提到“Tadiq (?) 啜 (čur) 灰马”。^④ Küličur 碑就是阙利啜碑。^⑤ 突厥文 bilgä 即汉文“毗伽”或“苾伽”。^⑥

根据穆格山文书等史料我们知道了喷赤干的统治者可能是突厥

① 《喷赤干古城遗址的钱币目录》，18 页。

② 参见上书，11 页。

③ 参见《法律文书和书信》，45~51 页。

④ 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883，898 页，中华书局版。

⑤ 参见马洛夫：《蒙古和吉尔吉斯之古突厥文献》（俄文版）（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онголии и Киргизии》），莫斯科-列宁格勒，25~30 页，1959；《考古学参考资料》3~4，164 页，北京，1980；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述略》。

⑥ 参见《蒙古和吉尔吉斯之古突厥文献》，11~25 页；《突厥集史》，908~926 页。

裔。汉文史料则能说明突厥人中的哪些人在什么时候可能夺取了米国钵息德的政权。《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记载：

咄陆可汗性狠傲，留使者元孝友等不遣，妄曰：“我闻唐天子才武，我今讨康居，尔视我与天子等否。”遂与共攻康居，道米国即袭破之，系虏其人，取货口不以与下，其将泥孰啜怒夺取之，咄陆斩以徇。泥孰啜之将胡禄屋举兵袭咄陆可汗，多杀士。国大乱，将归保吐火罗。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记载稍简，“胡禄屋”作“胡禄居”。《唐会要》卷九四、《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均系此事于贞观十六年（642）。

“胡禄屋（居）”这个人名来自突厥部落名称。《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记载：“（西突厥）其咄陆五啜，一曰处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阙啜，贺鲁以女妻之，三曰撮舍提啜，四曰突骑施贺逻施啜，五曰鼠尼施处半啜。”因此有可能是胡禄屋（居）部落的一部分人进占了米国。

突厥人进占昭武诸姓国家，我们还可举出石国和拔汗那以资比较。《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石国”条记载：“隋大业（605—618）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勤匐职统其国，武德（618—626）、贞观（627—649）间数献方物，显庆三年（658）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土屯撮舍提于屈昭穆都督。”这个王的名称中“土屯”是突厥官号，“撮舍提”是西突厥咄陆五啜之一的名称。同书同卷“拔汗那”条记载：“贞观（627—649）中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人名“鼠匿”疑来自“鼠尼施（失）”，“达干”为突厥官号。石国、拔汗那的情况与米国相类似。我们在穆格山文书中看到喷赤干与石国、拔汗那及可汗的关系相当密切。对照中文史料，即能得到一种解释。穆格山文书中的可汗应即突骑施可汗而非东突厥可汗。他们关系紧密的原因之一即与西突厥咄陆五啜有关。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记米国“永徽时为大食所破”。《册府元龟》卷九九五：“永徽五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而

Abū 'Ubayda 提到回历 33 年阿拉伯人攻入粟特的弭秣贺 Mayamurgh。^① 永徽五年恰当回历 33 年，公元 654 年，中文与阿拉伯文史料正可互相印证。

关于米国的中文史料有助于我们研究“迪瓦什梯奇是谁”这个问题。

穆格山文书出土后，确认这批文书是迪瓦什梯奇的档案。克拉奇柯夫斯基夫妇研究了其中唯一的一份阿拉伯文书，并在泰伯里史书中找到了关于迪瓦什梯奇的记载，可以确定他在 722 年为阿拉伯人所杀。

穆格山粟特文书中迪瓦什梯奇有纪年的文书共有十件。其中写明第六年到第十四年的文书，迪瓦什梯奇称喷赤领主，另有两份文书分别写明粟特王萨末建领主第一年和第二年。

弗列依曼认为，迪瓦什梯奇继位第一年、第二年称粟特王萨末建城主，也就是中文与阿拉伯文史料中有记载的康国王突昏，他在 710 年以后被乌勒伽夺去王位，降为喷赤领主，直到 722 年被阿拉伯人所杀。^②

自从 1936 年弗列依曼提出“迪瓦什梯奇=突昏”这一论点以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弗莱，弗列依曼的学生里夫什茨，斯米尔诺娃，苏联突厥学家克里亚什托尔内等人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粟特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史料的基础上，各自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迪瓦什梯奇何年称粟特王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当时粟特、阿拉伯、突厥与唐朝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关中亚整个政局的问题。这一问题需要另作专题研究。本文只就与米国史料有关之处略加阐述。

我们如果承认喷赤干即米国首府钵息德，那么逻辑推理下去，喷

^① 白拉祖里 408.5，转引自吉布：《阿拉伯征服中亚》（H. A. R. Gibb, *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p. 15, 1923）。参见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157 页注三，北京，1958。宋岷：《七世纪大食进兵阿姆河北的年代》，载《历史研究》，1981（3），180 页。

^② 参见《穆格山所出粟特文书》第一册，弗列依曼：《穆格山文书的说明、刊布和研究》（俄文版）（А. А. Фрейман：《Описание, публикац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документов с горы Мыр》），42~45 页，莫斯科，1962。

赤領主迪瓦什梯奇就是漢文史料中的某一位米國王。中文史料說明米國與康國、曹國的關係非常密切，曾有康國王族出而為米國王、曹國王，也有曹國王繼承康國王位之事。迪瓦什梯奇就是以米國王的身份（即噴赤領主）要求繼任康國王位的（即粟特王薩末建領主）。

結合中外史料，我們可以重建歷史過程如下：隋大業（605—618）中米國城主是康國之支庶閉拙。貞觀十六年（642）米國為西突厥所破，可能胡祿屋部落的一支統治了米國。以後噴赤干的統治者可能是畢丘特（pnčy-tt），他的兒子奇金啜毗伽統治噴赤干至少15年，可能從691年到706年。以後，約德赫舍塔克（y-wδ'γšy-tk）之子迪瓦什梯奇成為噴赤干領主，他至少統治了14年，大約從706年到720年。他勢力漸強，終於自稱粟特王薩末建領主，但與阿拉伯人鬧翻，在722年被殺。他死後，他的對手康國王烏勒伽最晚在731年吞併了米國，請唐朝封其子咄褐為曹國王，默啜為米國王。開元二十七年（739）烏勒伽卒，唐朝冊封咄褐繼承父位。^①705年康國王咄褐派來進貢的大首領末野門與730年來朝的米國大首領末野門的稱號名字皆同^②，恐非巧合，或為一人。

在中文史料上可以找到開元六年（718）二月米國王遣使來朝、四月遣使獻拓壁舞及鎗的記載。^③這個米國王當即噴赤領主迪瓦什梯奇。這應當是他打算奪取康國王位前夕的重要外交活動。不過唐朝一直只承認他的對手烏勒伽為康國王，沒有見過承認迪瓦什梯奇為康國王的記載。只有阿拉伯人曾承認他為粟特王薩末建領主，但是很可能發現了他與石國、拔汗那、突騎施可汗及中國人暗通關節，因而將他俘獲處死。

在中西交通方面，米國人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中文史料中的記載多已為人熟知，不過與噴赤干、穆格山考古材料作些對比，一方面可進一步證明鉢息德確為噴赤干，另一方面可加深對中外有關史料的理解。

政治軍事方面，米國人來中國作為質子或軍官有好些例子。

① 參見《新唐書》卷221下；《冊府元龜》卷964，966。

② 參見《新唐書》卷221下；《冊府元龜》卷971。

③ 參見《冊府元龜》卷971。

五十年代陕西省文管会发现了米继芬墓志，摘录如下：

公讳继芬，字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王化，来于王庭，遐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永贞元年九月二十一日终于醴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厝于长安县龙门乡龙首源，礼也。夫人米氏，痛移天之终，恨居孀之苦。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散将，宁远将军，守京兆府崇仁府折冲都尉同正，幼曰僧惠圆，住大秦寺。^①

显庆三年（658）以米国为南谿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长史是州里仅次于刺史的官。看来米继芬的祖父是米国的重要人物。“突骑施”这个人名，可能说明这一家族与突骑施族有关系。此人是作为米国贵族的子弟入质中国的。米继芬（714—805）也承袭质子。米国进仍任军职。米继芬的夫人亦姓米，当为同国人自相婚配。

其他从事军事活动的米姓，可以举出会昌六年（846）二月以夏州节度使米暨充东北道招讨党项使。^② 乾符五年（878）十月诏萨葛酋长米海万等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③ 岑仲勉认为萨葛可能是“柘羯”之异译，柘羯为中亚之勇士。

穆格山出土的汉文纸文书有三件，其中一件（A21）是神龙二年（706）的牒状，共八行，提到交城守捉，大斗守捉和伍润，是唐代河西地方的军事文书。^④ 喷赤干领主能得到这种文书以其背面作为书写材料，可能与米国人在唐朝任军职有关。

喷赤干考古发现中有许多精良的武器，制造完善，很有效能。粟特的防御装备在遥远的东方和西方都很著名。

阿拉伯史料中有时提到统治者的个人卫队 *shākirs* 或 *chākirs*。沛肯城曾激烈抵抗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在那儿发现了许多武器，可以推

① 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107页，西安，1959。

② 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年，第十七册，8021页，北京，1956；《旧唐书》卷18上；《新唐书》卷八。

③ 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九年，第十七册，8209页。

④ 参见万斯年译：《唐代文献丛考》，116页，上海，1947。

测像河中其他地方一样，这儿也流行着好战精神。泰伯里提到每年在撒马尔罕都举行决斗，以确定谁是粟特最勇敢的骑士。这种习俗是这个国家活动方式最典型的表现。阿拉伯人所遇到的正是这种勇敢好战的骑士阶级。阿拉伯人通过长期斗争终于占据河中，原因之一是利用这些好勇斗狠但是全无组织的骑士自相残杀。哈里发欧麦尔有一条法律规定除了信徒无人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但这条法律并不应用于河中。^①

shakirs 或 chakirs 应即“赭羯”或“柘羯”。《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说：“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者，犹中国言战士也。”玄奘说：“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②

综观中外史料，可以看出，粟特人并非只善经商、不善战斗。作为单个骑士，赭羯是“战无前敌”的。粟特人的致命弱点在于不能统一，以致自相残杀，于是常为阿拉伯人或其他外敌所用。

宗教方面，米国人也起了一些传播作用。长安曾出土“唐故米国大首领（萨宝）公墓志铭并序”，萨宝是火祆教官。他可能还是米国的重要政治人物，故而称“米国大首领”。

上引米继芬墓志提到其幼子僧惠圆，住大秦寺。武伯纶先生将这座大秦寺理解为景教寺院。^③这是可能的。但宗教名称问题比较复杂。在唐代有三种名称甚易混淆，即祆祠、波斯寺、大秦寺。我们必须小心地进行具体分析。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曰：“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注：贞观十二年（638）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阿罗斯”当作“阿罗本”。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曰：“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通典》卷四〇曰：“至天宝四年（745）七月敕：……其西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可见此寺初名波斯寺，745年改为大秦寺。如果僧惠圆在永贞元年（805）住的是这座大秦寺，则确为景教（聂斯脱里

① 参见《降至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180~182页。

② 《大唐西域记》，玄奘撰，章巽校点，12页，上海，1977。

③ 参见《西安历史述略》，107页。

教)寺院。

但是,就在米继芬所住的醴泉坊曾有一座波斯胡寺。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西京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波斯胡寺。注:仪凤二年(677)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长安志》卷一〇:“醴泉坊街南之东,旧波斯胡寺。注:景龙中(708)幸臣宗楚客筑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于布政坊之西南隅袄祠之西。”据《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城廓图,醴泉坊的东面就是布政坊。此寺在天宝四年也应改称大秦寺。僧惠圆如就近住寺,很可能住这一座。萨珊波斯以拜火教为国教,波斯王毕路斯奏请所置之波斯寺当为拜火教寺院。那么惠圆应为拜火教徒。从《长安志》中可以看出,这座寺明显不同于袄祠。

中亚拜火教徒的信仰和仪式同琐罗亚斯德的正统信徒的信仰和仪式有实质上的区别,因此甚至有人提议用“马兹达教”来表示这一时期的粟特宗教。^①我认为这种区别当时中国人不会很注重,所以说:“西域诸胡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焉。”指出了两者有联系的一面。又说:“武德四年,置袄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咀。贞观二年,置波斯寺。”但波斯王毕路斯对波斯国教与中亚拜火教的区别是不会忽视的,他所奏请设置之寺称为波斯寺,而不会混同于一般袄祠。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必须小心地具体分析,尽管一般来说中文史料中的“袄”大多指中亚拜火教。

考古材料证明喷赤干在阿拉伯入侵以前是文化与宗教中心,那儿有一座古波斯教的寺院(Храм магов пендЖикента)。^②当即汉文史料的“袄祠”。这一史实与米萨宝、僧惠圆等人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经济活动方面,粟特人善于经商是著名的。中文史料多处提及胡人善于经营珠宝。《太平广记》讲到过有个胡人米亮攻于览玉。^③胡商善识珍宝美玉,在喷赤干考古和穆格山文书中可以看到一些旁证。喷赤干壁画上画有许多珠宝制品,发掘中发现了珠宝制品,穆格山的

① 参见《塔吉克》,287~288页。

② 参见《喷赤干古城遗址出土的钱币目录》,8页。

③ 参见《太平广记》卷243 奚义条引温庭筠《乾牒子》,第五册,1877页,北京,

1961。

文书 B9V 记录了从六个人那儿各收买了一颗宝石，每颗值 80 德拉马，共值 480 德拉马。^①

文化方面，米国胡人以擅长音乐舞蹈而著称。米嘉荣之子米和善弄琵琶。太和（827—835）初又有米禾稼、米万槌善弄婆罗门。五代时有乐人米都知，“都知”意为乐人的班首。^②

喷赤干考古证明那儿的音乐舞蹈相当发达。有一幅著名壁画，画上一位沉思地弹拨着琴弦的女竖琴师，其内在精神的集中和优雅姿态引起了人们的赞叹。^③ 1958 年发现的壁画中，还有一幅令人惊讶的四歌女画，歌者身着高腰飘裙，其中一人在弹琵琶。^④ 在喷赤干还发现了华美的木雕，这是舞蹈艺人原型的四分之三，雕像表现出复杂的曲线，带着项圈，有铃的线带，下半截身体有复杂的衣饰，与修长匀称的身体甚为和谐，这就是著名的胡旋女子的雕塑形象。^⑤ 中国史书上记载过开元十七年（729）正月米国遣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⑥ 唐代大诗人元稹、白居易皆有诗咏胡旋女。^⑦ 为中国人民与中亚人民的文化交流留下了形象记录。

本文曾刊于《中亚学刊》，第二辑，65~7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① 参见《经济文书》，55 页。1 德拉马约合 3.73 克，为一种银币。

② 参见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71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③ 参见雅库波夫斯基：《喷赤干绘画》（俄文版）（А. Ю. Якубовский 《Живопись древнего Пянджиконта》），莫斯科，1954 年，图版 34。

④ 《苏联中亚考古》图 15。

⑤ 参见《塔吉克》，278 页；《苏联中亚考古》图版 22、23。

⑥ 参见《册府元龟》卷 971。

⑦ 参见《全唐诗》第十二册，4618 页，第十三册，4692 页。